

# 括苍周刊

2016年4月29日

星期五 农历丙申年三月廿三

E-mail: tzlhrb@126.com

中国临海新闻网: www.lhnews.com.cn

## 从一辆自行车看干部作风建设

杨红枫

机关干部纷纷骑着自行车进村入户,穿梭于田间地头,访民情,听民声,解民忧,这已经成为涌泉镇的一种新常态。(见本报昨日头条)一辆普通的自行车,为何却引起了记者的关注?因为这一辆自行车,不仅“骑”进了老百姓的心里,也“骑”出了我市干部作风建设的新气象。

其实,严格来说,干部骑自行车下乡进村并非干部作风建设的新气象,而是一度被我们丢弃的老传统。相信很多人一想到那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镇干部,就像想到一个本家亲戚或者老街坊邻居一般亲切。他们大多面色黧黑、戴着凉帽,骑着自行车,在田头和老农话桑麻,进村居跟大娘大婶拉家常。那个年代,一辆自行车,干部骑得起,老百姓也骑得起,骑着自行车的干部,在老百姓心中就是“自己人”。村间地头难得来辆桑塔纳,老百姓就会觉得:那是“上头”来的“大官”,到处看看说几句话就要走的。毫无疑问,“大官”在老百姓心中是有距离感的,老百姓最信赖的,还是身边那些骑自行车的干部。骑自行车的干部为何深得民心?那是因为,骑自行车的干部没有架子,骑自行车的干部随时随到,骑自行车的干部真心实意为群众服务。

不知从何时起,干部队伍已经不再骑自行车了。干部下乡,哪怕只有五公里的距离,也得靠车送。机关单位公车派不过来,就给私家车下乡发补贴,似乎干部们离开轿车就不知道下村的路往哪走了。更让群众难以理解的是:有些干部,特别是领导干部,家里离工作单位的距离很短,骑辆自行车最多十分钟就到,却每天需要专车接送。干部出行交通工具的轮子多了,干部和老百姓的距离也就远了。老百姓对坐小轿车下乡的干部有这样的评论:来时一阵风,走时挥挥手。可见,这样的干部,在老百姓心中更多的只是走过场,激不起老百姓的认同感。

当然,提倡干部骑自行车下乡进村并不能搞一刀切。有些路程较远的地方,如果骑自行车去反而要浪费时间和精力,这样就要因地制宜采用其它交通工具。何况,干部作风转变的主要“看点”不是一辆自行车,而是骑在自行车上的人。如果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,工作热情不高,对待群众冷冰冰,那么,一辆自行车并不能拉近干群关系。干部骑自行车下乡,目的是让群众“有话喊得应,有事追得上,招手就能停”,也就是说,干部要随时随地都能和村民交流,帮助村民解决问题,这才是干部骑自行车的意义所在。

希望干部们的自行车,能骑遍临海的大街小巷、田畴阡陌,骑进更多老百姓的心里。

红枫  
每周时评



### 家里7个孩子,我长得最漂亮

好多年了,你上次采访后,那张报纸我还保存着呢,我拿给你看看。后来,还得了妇联的一个荣誉证书,奖了一个电饭煲。这个电饭煲,现在还在用。

唉,有什么好讲的呢,这么多年都过来了,生活还是要自己过的。现在,生活比以前好了,你看,这是我自己的新房,五层楼,不过和邻居一起建的,每家两层。

我娘家是大洋街道洋头村的,小时候的事情,很多记不得了。我妈说,我在10个月大时,有一次发高烧,当时没在意,父母都去田里干活了。我是家中第四个孩子,我们家一共7个孩子,我是当中个,跟最大的姐姐差8岁。

晚上回来烧饭时,我妈发现一直哭个不停的我双脚不会动了,“怎么办?冬莲不会动了”,于是赶紧抱去医院看。

爸妈为了给我看病,去了很多地方,都没用。后来,听说天台狼吞(口音)有个老中医很好,就背我去看看。老中医看了之后,说你不用再看了,你这个病治不好的。一听这么说,我妈就哭,一路走一路哭,哭着哭着就产生把我扔掉不要的念头,可是看着这么漂亮的一个小孩,又心疼舍不得,就背回家了。我是家里7个小孩长得最漂亮的一个,我妈后来说,可能就是因为我漂亮了,所以才不会走路。

小时候都是我姐背着到处走。后来10岁左右,姐嫁人了,我心里舍不得,看到我姐的老公就很烦,每次姐回娘家,我就最开心。

姐结婚后,我很少出去,就拿个小板凳,坐在门口。我有一个好姐妹,她有时也会背我出去转一圈,或者把我背到她家中玩一会,再背回来。

### 如果讨饭,我宁愿去死

那时没想过要读书,因为不会走路,心里明白,讲了也是白讲,而且家里困难,两个姐姐、妹妹都没念过书。就想着将来跟爸妈一起生活好了,父母在会照顾我,他们走的时候,我也跟着他们一起走,不给人添麻烦。

村里有个叔伯对我很好,有时候他家里杀猪,就背我去他家吃。有一次,他跟我说,阿莲,我背你出去讨饭吧!

讨饭,我宁愿去死!我宁肯在家苦点,没关系,我能吃苦,讨饭不去。

其实,懂事之后,我就知道我不能再走路,跟别人不一样,所以,什么事都放在心里,也哭过,在心里哭,偷偷地哭,但又不想让人知道。我整天在家,也没事做,就自己学着洗衣、烧饭、做鞋,看别人怎么做,我都一点点记在心里。

从十几岁开始,我就会做鞋子、补衣服,家里弟弟妹妹,还有我自己的鞋子,都是我做的,大人的鞋子,我也做。

我妈不会教我的,我曾经问她怎么做鞋底?她说,就跟种田一样,上上下下。我就自己琢磨着做,后来我妈看我会做鞋底了,就都让我做。衣服也是我来洗,挪着两把小板凳,挪到水塘边,洗完衣服,让别人帮我提篮子提回来,我再自己一点点挪回家。水塘就在附近,不远。

坐在小板凳上,两个板凳交替,从一个板凳挪到另一个板凳,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,不这样做,我就一步都不能走,有了小板凳,我还可以周边挪几下。刚开始时,不习惯,屁股也痛,裤子都磨破了,都是补丁。但这么多年,我从来没掉下来过,都很稳。

小时候,她是那么的漂亮,但是,却不会走路;长大了,她从没想过结婚,却身不由己,嫁为人妇;她依靠两把小板凳,坐在板凳上,挪到东来挪到西,挪尽人间的冷暖,最终挪出自己的新天地。

因小儿麻痹症而肢体二级残疾的韩冬莲,面对苦难生活,以自己的双手,和命运抗争,和现实搏斗,那样的坚强,那样的不屈,那样的艰辛,那样的令人动容。为此,她还获得“创业创新魅力女性提名奖”。

本报曾在2007年11月,以《板凳上的精彩人生》,报道了韩冬莲的故事。日前,记者再赴韩冬莲家,听她自己口述60年来的酸甜苦辣……

## 人生,如果以板凳当腿

口韩冬莲 口述 胡慧红 整理

### 既然嫁了,就好好跟随他

长大了,大人也开始考虑我婚姻的事情。我自己从来没想到,就一直觉得父母在,我在;父母不在,我不在。

20岁的时候,别人给我介绍相亲。我妈就去他家看。我让我妈早点回来,结果很晚才回来。我妈看了很中意,一开始是不愿意的。我妈就说,不管怎么样,好歹成立一份人家。

我老公王才钺比我18岁,那年他38岁,还是一个人过生活,老实忠厚,不怎么说话。

他也很苦,2岁就没娘,后来家里有了后娘,生了5个小孩。18岁,作为下放青年,从城区到大柏叶村,什么农活都不会干,又老实,被人看不起。19岁,父亲也没了,从此就好像孤儿一样,身边也没个关心、商量的人,所以结婚的事一拖就拖到38岁。

那会儿,一到过年过节,我妈总是要叫他到家里吃饭。我就觉得,干嘛老是要叫他?我们是六七月份认识的,到转年4月份就结婚了。我19岁的时候,家里发生一场大火,东西都烧光了,也很穷。因此,21岁结婚的时候,我妈就给我一条被子,其他什么都没有。他家就一间五保户的破旧房,之前一个人生活,乱糟糟的,连箱子也没有。衣服就一两件替换的,又破又脏。家中只能找出一斤半米。结婚后,我买了100斤的储备粮。

当时,邻居都不看好我们,觉得我肯定待不下去。我想,既然嫁了,就好好跟随他,他也年纪大了,我不会离开他的,我们就互相照顾。我跟他讲,别人看不起我们,都说我不会在你这,你要争一口气。不管怎么样,我们总有一天,会过得比他们都好。

我就在心里想着,一定要咬紧牙关,坚持下去。虽然不会走路,但我洗衣、做饭、干家务,样样不比别人差。馒头、饺子、粽子、麦油脂,我都会做。家里我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的,像一份人家。

但我们确实没什么钱,饭菜也吃得很差,就只有粥和咸菜,别人给我们什么好吃的,我都留给他吃。别人逢年过节送什么,我也送什么。我就是不求别人,再困难的时候,我都没求过别人,也没跟别人借过钱,都是自己一点点熬过来。

别人说,阿莲,你这么苦。你只要坚持苦战三年,就会转运的。我也就相信。

### 生了女儿,我还想生个儿子

怀孕之后,就一直肚子痛,什么都吃不下,吃什么吐什么,连喝开水也吐。实际上,我们也没吃什么东西吃。每个月都要去一两趟医院检查。那时,从大柏叶村到台州医院,走走要四五十分钟到1小时,都是他手拉车拉着我去。

怀孕8个月的时候,医生考虑到我们家的实际经济情况,万一早产,花费比较大,而且小孩不好带,于是就建议打保胎针,连打了10天的保胎针,后来10个月的时候,破腹产,生了女儿,差不多有9斤重。医生开玩笑说,就叫九斤吧,我可不愿意给我女儿取这样的名字。

因为不能走路,医生让我不要自己带孩子,说我带的小孩会很脏。我跟他讲,我们家饭都没得吃了,哪还有钱请别人带孩子。我生产的时候,我妈就照顾了一个月,女儿从小到大,都是我自己带的,晚上都是一觉睡到天亮,小毛小病的也少,比较顺当。

后来,我带女儿去医院,那个医生看到了,很惊讶,不相信,你自己带的小孩会这么干净?我们女儿虽然衣服穿得怎么样,从小也

没什么打扮,但一直都是干干净净的。

女儿吃奶吃到3岁,因为没什么东西给她吃,最多晚上喂一点荸荠粉、番薯粉,或者粥糊。

3年之后,我又怀孕了。当初生女儿时,医生就跟我说,像我这个状况,不能走路,生一个孩子就好了,可以做剖宫的手术。但我不愿意,因为知道自己生了女儿后,心里还想生一个儿子。

第二次怀孕的时候,吃什么都不吐,跟生女儿吃什么都吐不一样,我想着可能是儿子。怀孕6个月的时候,村里给我们送来一张独生子女证的表格。当初,医生跟老公说要给我做结扎的手术,他就一直以为我做了手术,所以跟村支书说我们家孩子是独生子女。

那时,他已经从下放的大柏叶村调回城区上班,计划生育管得很严,如果再生一个孩子,是要罚款的。

我问他,如果要这个孩子,就把独生子女证的表格送回去。他年纪也大了,生个孩子不容易。他想想,说,有一个孩子就够了,或者迟一点,再生一个。我就告诉他,如果这个孩子不要,以后就再生一个,以后也不要说我没给你们家生儿子。

我们没钱,也不知道罚款多少,带一个孩子已经很难了,所以后来还是没要这个孩子。心里想着,如果孩子对你好,一个就够了;如果孩子对你不好,多个也不行。现在,女儿很孝敬,我们也知足了。

### 女儿第一次穿新衣服,是16岁

我自己没念过书,老公念的书也不多,所以希望女儿能好好读书。4岁,就送她上老公单位旁边的托儿所。每天,老公背着女儿,有时牵着她,从大柏叶村走到城区,要走个40分钟。

6岁,送她去哲商小学学前班。小学也是在哲商小学上的。为了在哲商小学读书,我们还付了120元的跨学区转学费,那时我们每个月也就二十几元的收入。

上学、放学,女儿都是跟老公,或者自己一个人从城区走回家,有时走到天黑才到家。每天5点半就起床,6点出门上学,睡眠少,总是犯困。老师跟我们反映,女儿别的方面都好,就是上课想睡觉,没精神。

为了让她多读点书,女儿9岁时,我们住到临海城区。

我们在城区没有房子,一开始是租房,后来借住在老公单位的店里,再后来,就搬到紫阳街的老房子住,那是老公父母留下来的房子,与同父异母所生的兄弟共有。

女儿懂事得早,她也知道家里困难,知道妈妈不会走路,但她从来没问过我为何不会走路,她没问,我也没说。

我只记得有一次,那时她还小,听到别人在议论我,就从家里端了一盆水,气匆匆地跑过去,一下把水泼出去,“算你们好啊!我妈就是行!”然后又跑回家。这件事,她自己没跟我讲,还是邻居过来跟我说的,“哎呀,你因老实厉害!”

我从小就跟她讲,我们家条件虽然不好,但我们自己要争气。不要盯着人家家里看,等以后妈妈赚钱了,你要什么,我们都买给你。

我们也尽量让她生活得公道,不因为家里穷被别人瞧不起。

我们也给零花钱,一天给四五分,告诉她,零花钱就这么多,如果买了冰棍,那么油条就不能买了,要她自己决定如何去花钱。当然,她也从不乱花钱。

她的衣服,都是亲戚朋友旧衣服退给她的。她第一次买新衣服,是在16岁那年,我们给她买了一件羽绒服。到了18岁,她也不读书了,说要去打工,开服装店赚钱。

### 我从没想过向谁求助,自己熬过来

我平时在家,接一点手工活做,比如彩灯、手套、衣服绣花之类,每月赚二十几元。为了多赚点钱,经常是做到半夜一两点钟,有时困得实在熬不住了,看看熟睡的老公和女儿,想想为了他们,再怎么苦,我都没关系。那时还没有电灯,都是用煤油灯。

后来,老公下岗了,女儿才10岁左右。老公单位的会计说,如果继续缴纳养老保险金,以后还可以拿退休金;如果不继续缴纳,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想了想,宁愿现在苦点,养老保险金还是要缴纳的,这样未来生活也有个保障。但是,一边要缴保险金,一边女儿学费要付,一边我们还得生活啊,钱从哪里来?我想着干脆自己摇横机打羊毛衫。

那时,我会织毛衣,但整件衣服不会做,要重新找师傅学。我学东西上手快,只要学一次,看着样品就能自己琢磨出来。比如一开始学织手套的时候,别人要一个星期,我一个星期就学会了。

买横机打羊毛衫,原本是跟人合在一起的,后来自己一个人做了。那时的工资,一个月三十几元,一台横机要千把元,我就找些人一起“做会”,收了钱买横机。买之前,我连横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,但我就敢买,就是胆子大,只要想做,下决心做,没有做不来的。

买了横机,找人运回家,邻居都问这是什么?我说是打羊毛衫的横机,他们不相信,我从来讲话不骗人,真是横机。当时就在心里想,一定要争气!

我是10月份买的横机,请西门头的老师傅过来教了一星期。后来天气冷了,老师傅嫌麻烦不想来,我就在家里自学,摸索着做。

当时,打一件羊毛衫6元5角钱,刚学着做,速度慢,别人站着摇横机来回走,我是坐在小板凳上来回挪,每天就是做到半夜,也只能做一两件。有时别人第二天急着要,就要弄到凌晨。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夜晚上,摇横机摇到凌晨4点半,正月初一早上就有人过来取羊毛衫了。

老公下岗了,没工作,没收入,就在家呆着,他本来什么家务都不会,我摇横机,他就学着洗衣、烧饭,帮我拿下打羊毛衫的线卷,我就不用来挪。夏天热,冬天冷,特别是一到冬天,晚上干活冻得手脚麻木了,长满冻疮。

那时确实苦,生活上苦,心里也苦,想着想着就哭,如果我能走路,哪里会这样?但是,哭哭也没用,该做的事还是要做,我也从没想过向谁求助,都是自己咬咬牙熬过来了。

(下转周刊第2版)

